# 第一章　从猪倌到军官

## 一　忧患的童年

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四（1899年11月6日），一个壮实的男孩在锦州城郊西杂木林（归辽宁省义县辖治）的一个贫苦农民之家降生。他便是后来浴血转战于哈尔滨、长春、吉林三大城市之间，并在热河、察哈尔、河北、安徽、江西等地抗战中立下战功的著名抗日将领冯占海将军。

冯占海出生的年代，正是清政府极端腐败、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不断入侵的动乱年代。义县地处大凌河中下游，南接“辽西走廊”，与通往关内的咽喉要地锦州相距只有几十里路。由于日俄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相互角逐愈演愈烈，加上封建官僚军阀横征暴敛，使这一带灾荒遍野，兵燹连年；灾民不堪其苦，铤而走险，又酿成层出不穷的匪患。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辽西走廊三大害，土匪洋兵鸦片烟。”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人民不仅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且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

冯家祖籍是直隶省落岱县冯家庄。明万历年间，直隶发生水灾，冯家先祖随乡人迁居义县，世代为农。在冯占海高祖冯欢、曾祖冯恕、祖父冯有泰各代，冯家向称小康。至冯占海父亲冯万儒时，家境每况愈下。冯万儒原在本乡私塾教书，农忙时则参加田间劳作。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万儒“以爱国护民之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神”投笔从戎，“因作战有功，升任哨长、哨官等职”①。甲午战败，万儒痛心疾首，加之对奉天绥靖营官场上勾心斗角的风气厌恶不满，便辞职返乡，仍以耕读为业。万儒性情耿直，爱打不平，不久又得罪了班吉塔的一家富豪，被富豪借故以斧头砍伤致死②。

冯万儒遇害时，冯占海只有3岁。他唯一的长兄冯占元当时也只有18岁。所幸的是冯占海的母亲赵常好是个贤淑能干的农家妇女。万儒去世后，赵常好上有七旬的婆母，下有一群年幼无知的儿女，冯家原有的熟地也都典当一空，剩下的只是在山坡上新开的八小块荒地，总计不过一垧多，靠这些贫瘠的生荒地所出，一家七口人无法维持温饱。只好让长子占元在耕田之余，夏天兼做泥瓦工，冬天冒着风雪走街串巷，收购猪毛、猪骨头进城换钱；同时她自己也带领儿女们挖野菜、拾柴禾，这样才勉强维持了冯家半饥半饱的生活。冯占海后来回忆他们母子当年这段生活时写道：

砚田终岁营儿哺，
糖屑经年当夕飧。
乾坤忧痛何时毕，
忍嘱儿孙咬菜根。

生活如此艰难，赵常好还没有忘记万儒临终时的嘱托，一定要让占海念上书，却终因缴不起学费，占海只在一家私塾里读了八个月书便辍学。尔后，母亲又含着眼泪把他送到姐夫家去放猪，于是占海当了九年的“猪倌”。这九年中，他扛着猪鞭，常

① 《汉族冯氏家谱书》。
② 据冯树敏回忆。

常是赤着双脚，奔波在山谷河畔之间，受尽了主人的凌辱责骂，也养成了吃苦耐劳的性格。他后来曾饶有风趣地对人说："你们看，我的个头不高，穿靴子却比你们大一两号。我这一双大脚是放猪时被医巫闾山的石头硌出来的，行军走路不打怵。"

## 二　投军与深造

1918年，刚满18岁的冯占海离家出走，到沈阳去投军。他所以要走这条路，固然是为生活所迫，但是也有一种立志向上、光宗耀祖的思想在起作用。冯占海天资聪明，性格倔强，喜欢为人排忧解难，颇有乃父遗风。他识字不多，却又喜欢读书。历代演义小说、剑侠故事、中外名人的传记，他只要得到，便从头到尾地读。他非常景仰傅介子、班超的为人，冯占海钦佩他们舍身报国的精神。特别是傅介子"大丈夫当立功绝域，何能坐事散儒"的一席话，更引起了他内心的强烈共鸣。他认为：国家处在内患外忧交迫之中，要靖国难，御外侮，只有当兵。当然，那时的他还不会认识到，旧军阀的军队根本不能担负救国救民之任。

冯占海要当兵，倒有一副捷足先登的阶梯，那就是投靠在沈阳当了大官的姨父张作相。张作相，字辅臣，也是辽宁义县人。占海的母亲赵常好与张作相的原配赵夫人是同胞姐妹。张作相出身泥瓦匠，少年时家境寒微。后来张的族兄被人杀害，张杀死仇人之后，会合二三同伙铤而走险，投奔了张作霖。光绪年间，盛京将军增祺将张作霖、张作相等招安，张作相先后在奉天游击马队营和巡防营任哨官、管带等职。民国初年，张作相追随张作霖历任陆军二十七师团长、旅长、奉军总参谋长和代理师长等职。冯占海虽不完全了解他这位姨父的历史和为人，却相信这位

姨父一定能够助自己一臂之力。

冯占海离家时两手空空，身无长物。为了路费和糊口，只好沿途卖小工。他在火车站扛过沙糖袋，在村屯为人铲过地，给瓦匠师傅打过下手，终于到了沈阳。但一到奉军二十七师师部营房就被警卫挡住。卫兵见他衣着褴褛，粗手大脚，却直呼师长老爷的官讳，以为是疯子，要把他赶走。幸亏有一位年长的副官路过这里，见他风尘仆仆，又操着浓重的锦州口音，觉得其中必有缘故。经他带入营房细细盘问，方知确实是师长的近亲，于是冯占海同他的姨父张作相第一次见了面。

此时张作相新任奉军总长兼辖二十七师，正需要培植亲信，见冯机灵能干，又是近亲，便留在身边当亲随马弁。不久，他发现冯占海嗜书好学，常常手不释卷，便送他去东三省讲武堂深造。1921年，冯占海于讲武堂第三期毕业，受任东北陆军二十七师四十团朱继先所部上尉副官。这期间，他对学业仍不满足，又攻读陆军大学函授课程，获毕业文凭。就这样，冯占海首先以自己的刻苦学习，加上姨父张作相的提携，几年之内就由一个猪倌，跻身于职业军官的行列。

## 三　张作相的“家庭会议”

1924年6月，张作相继孙烈臣之后出任吉林督军，调冯占海任陆军第三十四团（即吉林军署卫队团）少校营长，随张到吉林赴任。不久，又擢升承启处中校承启官。由于张新到吉林任职，军政各署部之间派系矛盾、人事关系颇为复杂紧张。冯占海在其承启官任内发挥了善于交际的特长，很快结识了张嫡系部队十五

师的各级官佐和吉林省五十几个县旗的主要官吏，并且由于他的居间沟通和斡旋，使这些人和张的关系趋向融洽，从而缓和了张同其部僚之间的矛盾。

1927年督军署卫队团长崔俊生（外号“崔丸子”）病死，卫队团团长一职出缺，张属意于占海。但他知道这样做必然要招致张家氏族内部的反对，首先他的胞弟张作涛就会出来阻挠。因为占海是张的原配赵夫人胞姐之子，而张的胞姐有个儿子叫王永恩，在卫队团任营长。论才，冯高于王；论亲，王近于冯。张一时举棋不定，便想召集个家庭会议来商定，以免产生宗室内部的怨尤。

会上，张作相开宗明义，首先说：“我的卫队团老团长崔丸子过世了。他保我打天下，鞍前马后，出生入死二十多年，忠心耿耿，说一不二。他死我很舍手。现在卫队团长出缺，得选个能干可靠的人顶替。占海和永恩都当过卫队团的营长，由他们出任顺理成章，别人不会有话说。可是不能两个人同坐一把交椅，今天把你们找来商量商量，到底谁当这个团长好。”

张作相话音刚落，他的胞弟张作涛抢先说道：“这事不用商量。永恩是咱老张家这棵树上结的果，团长当然应该由他干。”

“要说咱张家这棵树上结的果嘛……”张作涛的话音刚落，张作相长子张廷兰慢条斯理地开了腔：“我是大帅的长子，这团长该我干。可惜我除了抽大烟而外，啥也不会。占海最孚众望，我看非他莫属。”

张廷兰外号叫“张大能耐”，一向与占海相处甚妥，他的话中有音，暗指王永恩不但能力不行，还染上抽大烟、赌博等恶习。张廷兰所以要投占海的赞成票，还有另一个原因。原来，冯占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军务之余集资开办了一处同义煤厂，动员张作相子女、儿媳拿出私人积蓄入股，每年每人分得不少红利，尝到了甜头，因此特别感激占海，愿意为他说项。既然大少爷开了口，其他人胆子也就大了，纷纷发表意见：

“保护大帅要紧，团长得有本事的人干。”

“你看永恩那把手，还保护大帅呢，让大帅保护他吧！”

众人发言虽然对冯占海有利，可是张作涛是长辈，又不肯认输，家庭会议无结果而散。

张作相召集家庭会议商议卫队团长人选之事很快被占海得知，他立即去找省军署参谋长熙洽，请他从中说项。熙治，字格民，满族旗人，爱新觉罗氏后裔，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在讲武堂执教，与冯占海有师生之谊。熙洽久蓄复清野心，为了培植私人势力，一口答应为冯斡旋。正巧张作相为家庭会议无结果而大伤脑筋，便想出了一个“民主投票”的主意，征求幕僚们的意见。他把冯占海和王永恩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让参谋长及八大处长在同意举荐者的名下盖章。熙治特别积极，首先在冯占海的名下盖上自己的名章，其他人见幕僚长熙洽已经领衔同意冯占海，也就跟着盖，结果冯占海以九比零获胜。王永恩落了选，颇不甘心，跑到张作相府里大哭大闹，他的母亲和舅父张作涛也找张作相要求收回成命，张作相不得已将王的骑兵营扩编为骑兵团，让王也当了团长。冯占海为了维护亲属间的团结，也拿出千元私款，选购了两匹良马和一辆崭新的马车赠送给这位表兄，事情才算了结。

## 四　才华初露

冯占海接任吉林军署卫队团团长一职，实际上接的是一个棘手的乱摊子。卫队团是张作相的亲兵，论装备是第一流的。该团是特种编制的独立团，辖有步兵三个营，山炮、骑兵各一个营，工、辎、通讯各一个连，相当于一个旅的规模。但是原卫队团长崔俊生是个绿林出身的武夫，打仗勇猛，机智果敢，对张作相也十分忠诚，却不懂带兵之道。他对部下靠江湖义气笼络，约束很不严格，军中吸鸦片、赌钱、嫖妓之风很盛。中下级军官吃空饷、克扣军饷的事也时有发生。对此，张作相碍于与崔的老关系和情面，也不便深责。因此，这支部队渐有腐败趋势，战斗力大不如前。

冯占海决心一展平生所学，把卫队团带好，，使他的姨父满意。他上任伊始，就着手整饬部队的风纪，严禁吸毒、赌博、嫖妓，违者按军法处置。由于积习已久，官兵对于违犯军法的人和事不敢告发，怕遭受报复，冯占海便想了一条微服私访的妙计。

一天，冯占海一个人悄悄地来到驻吉林东局子的骑兵营。熄灯号吹过之后，他混在士兵中进入某连的营房，拣个空床位躺下来，不作声响，暗暗偷听兵士们在谈论什么。熄灯后这个连的兵士们乘长官不在议论开来。这个说某某连长又打人了，那个说某某营长专门喝兵血，有的甚至低声痛骂起来。冯占海听在耳里，记在心上。

次日拂晓，天刚蒙蒙亮，连队出操演练。列队之后，排长下令“报数”，报到最后多了一名。排长又下令“重报”，还是多一名。排长感到奇怪，拿手电筒逐一照认每个人的脸，这才发现团长站在队列中。

经过这次私访，冯占海了解到骑兵营吃空饷、打骂士兵的现象，经进一步查证核实，区别情况，分别进行了处理。几个情节较重的营、连长受到了应有的处罚。士兵们人心大快，几个受处罚的军官一向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可是，冯占海是辅帅① 的亲戚，来头不小，也只好默默忍受，不敢妄为，部队的风纪为之一振。

东北讲武堂在郭松龄主事时期，曾经输入一些新的军事思想。这些新思想，经过教官的传授，在冯占海的脑海里打下了很深的烙印。他常讲，“带兵之道，勤恕廉明，缺一不可”，“将将之道，贵在推诚，不尚权术”。他自己也身体力行，衣着举止，堪称楷模，还经常深入到士兵之中一道训练。有时还和士兵们赛跑，事先宣布：“谁超过我，奖他二斤蛋糕、二斤苹果。”他说到做到，超过他的人一律得奖，活跃和密切了官兵之间的关系。

在旧军队里，上下级间、同僚之间勾心斗角是司空见惯的。冯占海为了搞好上下级团结，很注意相互间感情的联络。他对所部各级军官有定期严格的考核措施，赏罚分明。哪个军官有病，他都亲自去探视，还经常给生病的官兵请医生、抓药，不厌其烦。全团连以上军官父母的生日忌辰他都记得，每逢年节都为这些老人备上一份礼物，亲自送到家里。军官家属子女有病，他也经常解囊相助。

为了改变军官的素质，他建议张作相对年老的军官给以安置，补充东三省讲武堂、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大毕业的高材生进卫队团任职，在他上任不到三年期间，卫队团连以上的军官已经更换一新。

① 辅帅即张作相，因其字辅忱，故东北军政界称之辅帅。

经冯占海多方整顿治理，吉林省军署卫队团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据当时军界的一些有心人评论，吉林军署卫队团，内可比东北军步兵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外可比日本陆军第三十二联队。占海初次独立带兵便大露头角，获得如此显著的成绩，难怪人们对这位青年军官要另眼看待了。

## 五　“爱打不平”的卫队团长

省城吉林有几个特殊人物。他们依仗权势，横行霸道，敲诈勒索，为所欲为。这些人讨好日本人，交结豪绅，手眼通天，连张作相对他们也无可奈何。吉林军官训练团中将副监李振声和省城某警察局长就是这样的人物。

当地的习俗每逢旧历四月十八日要举行庙会。有一年，一年一度的庙会到了，吉林北山，人山人海，非常热闹，因北山是卫队团团部所在地，归卫队团警卫，冯占海派出一个排换成便装到北山巡察，既能保证驻地的安全，又不至于惊扰游人。

忽然，人群大乱。只见十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挥动着警棍，劈打行人，喝令行人让路。有些老人、妇女躲闪不及，便被警棍击中。原来这是某局长夫人赶庙会而来，十几个警察在前面开路。

值日排长见警察如此横行，很是气愤，便上前劝阻。警察不但不听，反而把他也打了，最后竟将这个排长捆绑起来，声称带回警察局问罪。

冯占海闻报后，勃然大怒。他平素就听说某局长是省城内的地头蛇，这回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他一顿。于是命令军士教导连连长孙德沛说：“将那个贵夫人给我绑回来！”孙连长带领摩托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队赶到现场，将行凶的警察全部缴械，那位局长夫人也被带回团部扣押起来。占海气尚未消，警察局送来请札："特邀冯寿山团长"到省城最大一家饭庄吃饭，并为上午的事道歉。冯占海拿起墨笔，在请札上大写"不吃"两个字，让副官立刻退回。部下劝冯说："团长，见好就收吧，何必树敌太多呢？"冯占海叹了口气说："咱有辅帅撑腰，他们尚敢如此无理，平民百姓又该如何？今天我就要打这个不平。"某局长无奈，亲自登门道歉，并找张作相说情，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冯占海这才将那个局长夫人放回。

吉林军官训练团中将副监李振声是个权势显赫的人物①，却经常和几个同僚宿娼，冯占海闻之很是气愤，苦无教训此人的机会。有一次，卫队团某连夜巡，发现军官训练团总监部有一名少将教官和几个校官正在北山一家妓院湘潇馆鬼混，明铺暗盖，影响很坏。巡夜士兵去查问，被那位少将拔出手枪，轰出门外。冯占海命令孙德沛带着张作相的"大令"前去查办。孙德沛到了潇湘馆，那位少将还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身边有花枝招展的妓女侍候，孙德沛把张作相的大令一亮，说道："卑职奉辅帅之命而来，请将军把'派司'②拿出来，让我们看看。"这位少将见对方亮出辅帅的"大令"，不敢有违，乖乖和其他几名教官交出了"派司"。

"请将军委屈一下，跟我们到团部走一趟。"孙德沛命令士兵缴了几个人的手枪，将他们带回团部。③

---

① 总监由张作相兼任。
② 派司即通行证。
③ 此段史实取材于孙德沛回忆。

几名教官仗着李振声的权势，进了卫队团部后，根本没把冯占海放在眼里。占海强抑胸中的怒火，压低声音问道："军人不准夜游、宿娼，各位不会不知道吧？"

"这事你管不着，快送我们回总监部。"那位少将教官傲慢地说。

冯占海见对方如此张狂，拍案大怒："你们败坏军人的名声，我受大帅之命，就是要管。来人，把他们的肩章撕下来！"

冯占海把少将教官扣起来，转身去谒见张作相，一五一十述说事情经过，力主严办。张作相见证据确凿，当即着人将李振声叫来。先是客气地说："子铎，出了这样的丑事，真叫我失望啊！"

李振声却是不服气，气呼呼地说："寿山这个后生也太小题大作，我看是专和我过不去。"

"小题大作？你看现在的军风坏到什么样子！你们当教官的为人师表，再有这样的事，我唯你是问。"张作相见李振声这种态度，也火了，数叨一番对方，然后手一挥："你去吧。"李振声只好低头认错，诺诺而去。

从此，冯占海得了一个绰号，叫做"爱打不平的卫队团长"。

## 六　生财有道

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旧社会，这可以说是很少有例外的。同样，冯占海所处的军阀时代，"升官"和"发财"也总是相伴而来。

早在当承启官时，冯占海便摸索出多种生财之道。其途径之一是接受馈赠。当时张作相的嫡系部队陆军第十五师的各级官

佐和吉林省数十个县的县长、公安局长与他均有密切的交往。因为一来冯占海是承启官，这些官员要见张必先见冯，所以都曲意与冯结欢；二来占海又是大帅的两姨外甥，是一条极好的内线。因此不用占海张口，文武官员便主动送礼。礼物是极其贵重的，金条、玉器、车马、衣物，应有尽有。据占海的一位老部下回忆，有一次占海为其母赵太夫人办寿，所收寿礼光绸缎幛料即有三百余件。

生财的另一个途径是投资办实业。占海结交的朋友中有不少是具有“实业救国”新思想的人物。经他们的鼓动与介绍，占海将自己积累的资财投入到兴办实业上去，数年间即在同义煤矿、永衡官银号及各县的面粉厂中占有大宗股份，每年获有巨额收入。

发财的途径之三是经营土地。20年代吉林省偏远地区荒地很多。张作相在乌吉密附近给十五师官佐圈划了大片荒地，团长八方，营长四方，连长二方，排长半方，每方约450亩。这些土地只象征性地收缴很低的地价，从每月薪饷中扣除。至于占海，他不但得到所分的八方土地，还通过丈荒委员会低价购置了大量土地，总计达千顷以上。乾安一县的土地主要为张作相、冯占海所有。当然，这些土地多半是未曾开垦的生荒地。随着人口的增加，地价转贵，加上每年的租金，亦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

由于有以上收入，占海不但跻身实业家的行列，而且很快便成为省城屈指可数的富翁之一。发财之后，占海将老母接到省城，购置一个漂亮的大宅院，全家居住。光是门前的一面砖雕的影壁就耗费巨资建造，其豪华奢侈亦可见一斑。

占海真的发迹了。这位当年打着赤脚漫山遍野赶着猪群奔跑

的穷猪倌，如今成了拥有万贯家资的富翁，还当上张作相十分器重的上校卫队团长。前后对比，真可谓平步青云了。

然而，冯占海这位从“猪倌”演变为军官的富翁，并没有享受多久的荣华富贵。他晋升团长后的三年多一点时间，日本帝国主义便把空前的民族灾难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冯占海面临着是投身抗日，还是委曲求全；是抛却万贯家财，毁家纾难，还是保全荣华富贵，认敌为友的严峻考验和抉择。

# 第二章　事变突起

## 一　熙洽的阴谋

1930年，爆发了亘时七个月之久的中原大战，刚刚易帜的张学良率兵进关，救了蒋介石的大驾。

1931年7日，石友三叛蒋反张，张学良又急忙把四个旅精锐抽调进关。野心勃勃的日本关东军，乘东北防务空虚之际，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沈阳、长春沦陷后，日本侵略军直逼吉林省城吉林市。当时，东北边防军吉林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因父丧回锦州，由参谋长熙洽掌管军政大权。熙洽是清廷爱新觉罗氏后裔，早有待机复清的野心。“九·一八”事变当天夜里，辽宁省长臧式毅通电向熙洽沟通了一切。熙洽自以为复清的时机来到，便打着“奉命不抵抗”的幌子，进行叛国活动。首先下令长春南岭守军撤出防区，把日本侵略军让进长春，接着9月19日，熙洽以副司令长官公署的名义向各官佐发出一纸电文，电文略谓：

“奉谕，日军侵占东北，我军应万分容忍，切勿衅自我开，中日事件由外交解决。”①

在19日下午，熙洽来电话约冯占海面谈，见面后，熙洽说：“日军因中村大尉事件和柳条沟事件，已占领沈阳市。同时于19日晨日

① 引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军又因长春万宝山事件，已占领长春，你应率部队整装待命。”

冯占海当即向熙洽建议说：“应当命令驻长春、吉林各部队向日寇反击。”

熙洽却说：“我奉电令避免冲突，中日事件由外交解决。”

冯占海疑惑问道：“此系奉到何人电令？”熙洽已有些不耐烦了，说道：“此电发电人不准传达姓名，此时不便告知，日后你会知道。你不需派兵出去迎击。”

9月20日，熙洽密令副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张燕卿，携密函赴长春面谒日酋多门，向侵略者表示绝无抵抗之意。然后下令驻省城的部队一律撤出城外，听候军令，不得擅自行动。

事变的消息传到冯占海的卫队团，如水溅油锅砰然爆炸，全团官兵无不怒火中烧，纷纷请缨出征御敌。冯占海也因事出突然摸不准头脑，暗暗担忧东北的命运，更对熙洽的电谕及命令惑然不解，尤其南岭大营的官兵无端放弃阵地，致使日军如入无人之境轻取长春，省城吉林风雨飘摇，危急在即，熙参谋长为何不思御敌，反倒出此下策呢？

就在冯占海困惑、焦虑之时，20日下午，熙洽再次来电话约他见面，一见面熙洽便问：“你接到退出城外命令了吗？”

冯占海回答：“接到了。”熙洽又说：“驻省城部队应迅速撤出城外待令。”

冯占海立刻问道：“日军未到，因何将部队撤出省城？”

熙洽回答：“我准备跟日本军交涉，和平解决吉林事件。”

冯占海觉得这样作会导致引狼入室，颇带几分不满问道：“如要和平交涉，为何不到长春去交涉？”

熙洽搪塞道："派不出合适的人去。"熙洽感到这样讲难以自圆其说，马上又补充说："我打算约多门师团长带少数军队到吉林来谈判。"

冯占海见熙洽执迷不悟，压住内心升起的怒气，继续追问："如果日军到吉林谈判后不撤兵，怎么办？"

熙洽却打保票似地回答："日本人不会不守信用。"

此时，冯占海再也按捺不住胸中怒火，激愤地说道："日寇侵占我国土，我们可以命令部队抵抗、打他！"

熙洽见冯占海动怒，连忙以长辈和上司的身份，虚伪地开导道："年青人光凭血气，太不量力。不用说东北军队，就是全国军队也难以打垮日本。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来了外患，都是在战争中打亡国的，没有谈判亡国的。"接着熙洽带着几分威胁和命令的语调说道："少数军队妄自发生冲突，是以卵击石，徒使事件扩大。现所有军队应即本着命令撤出城外数十里待命。"

熙洽大发一番"抵抗即亡国"的谬论之后，语气缓和下来说道："你给我留下二个连暂时负保卫两署警卫之责，并将徐文田营长留下（因徐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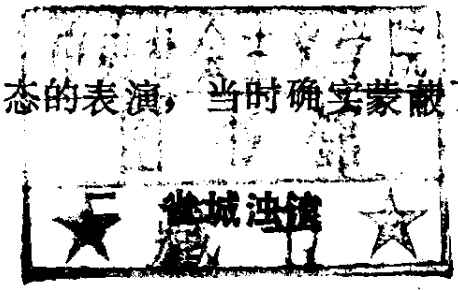
冯占海见熙洽态度坚决，毫无松动余地，碍于师生之谊和以往的旧关系，加上当时并不能识破熙洽投敌的真实企图，又迫于"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惯例，只得同意将徐文田营长带领的第三连（连长刘济宾）、第四连（连长林甲春）留于省城。熙洽马上吩咐冯占海："你这就将徐营长找来，当面命令他暂时在省城直接听我指挥。"

冯占海立刻将徐文田营长找来，嘱他听熙洽的直接指挥。之后，冯占海率卫队团撤出省城，临行前，冯占海忧心忡忡，预感

到局势危殆，再次问熙洽："万一谈判不成，应怎么办？"

熙洽装着一副十分痛心的样子，慷慨激昂地表示："万一谈判不成，我单人找你，领你们一起抗日。我个人为了国家，生死存亡已置之度外！"

熙洽这番故作姿态的表演，当时确实蒙蔽了冯占海。




9月20日傍晚，冯占海传令卫队团各部除二营留驻省城外，其余各营、连尽量多多携带武器弹药，组成一支辎重大车队，然后离开省城开往永吉县官马山防地。就这样，熙洽玩弄骗术，把驻省城的部队全部驱至城外，然后开始了卖国投敌的切实步骤。

冯占海部开进官马山以后，完全断绝了同省城的联系，一切消息均无从得知，冯占海忧心忡忡，度日如年，时时牵挂着省城的安全和中日双方的"谈判"结果。9月23日清晨，留在省城的二营长徐文田突然率领两个连弟兄赶到官马山，冯占海急忙询问原由，徐文田气愤地报告了两天来省城发生的一切。

原来，决心叛国投敌的熙洽施展诡计，把省城驻军驱至城外以后，便于9月21日召集省城各厅、处、科长开会。大小官员们聚集在省府会议厅里，一个个面色黯然、忧心忡忡，不知道这位受辅帅重托的熙参谋长到底打的什么主意。熙洽一开口便说道："诸位，值此动乱之秋，格民受辅帅之委代理军政，不料中日争端延及吉境，为和平保民之计，吾意不日内邀请多门师团长进城谈判，和平交涉吉省的中日事件。"

熙洽的话在大小官员中引起轰动，大厅里立即响起一阵喊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